序跋精粹

一幅烟雾缭绕的街市图景

沈嘉禄

钟叔河先生在1990年编选《知堂谈吃》一书时，特意写了一篇序坦陈初衷：“吃是人生第一事，比写文章重要得多”。拿屈原的《招魂》、枚乘的《七发》举例后，钟先生又把“中国古代第一美食家”苏东坡推到前台：

“贬谪出京，在以做官为性命的人看来，应该如丧考妣了，可是他却因为可以享受一顿早已艳羡的美味大快朵颐而洋洋得意，简直比连升三级还要高兴。……由此可见，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三十年前，谈美食的文章见诸报端的还比较少，偶有所见，副刊编辑一般也安排在版面一角，似乎为了避免刺激某些人。某些人或许以为，吃吃喝喝承载不了宏旨大义，弄不好又有小资情调的嫌疑。想不到《知堂谈吃》问世后好评如潮，于是在十几年后再修一版。钟先生筑渠引水，另辟蹊径，一时间名家美食散文集便呈山花烂漫之势，姚黄魏紫，美不胜收，雅致闲适，别有怀抱。可以说，好的美食散文既可载道，又能怡情，既传高义，又能修身，春风化雨地影响了许多人的味觉审美与生活态度。

这一现象其实对应着两个背景：一是中国人终于告别了供应匮乏的尴尬，迎来物质充裕的大好时代。二是当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之际，有些值得我们深深铭记的事物和场景却遭到了抛弃，或被强大的离心力甩出前行的轨道，有文化情怀、有生活雅趣、有丰富阅历的作家试图通过对个体美食经验的发挖，在呈现中华美食及风土人情的同时，唤醒读者对美好时光及亲情友谊的怀念。

至少我是这样认识的，也为此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到美食写作的庞大队伍中。当然，在这个愉悦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向前辈大师学习，从他们的锦绣文章中体悟彼时的欣喜与伤感、激越与沉沦。不妨说，聆听前辈作家煮酒闲话，或能抵达作家的内心世界，窥探作家身处的环境，对于理解他藉以立身扬名的代表作品，也多了一个以管窥豹的视角。

而况有些前辈作家对食事颇有研究，信手拈来，走笔龙蛇，将珠玑文字化作椒豉姜桂，鼎边执爨也不让专业厨师太多，或燔或炙，色香并美。我也很爱读这样学术含量较高的美食美文，在风俗历史与世故人情之外又多了一份收获，跟着大师穿行在柴米油烟的温热气息中，不亦乐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物质供应越来越丰富，从整体上说，老百姓的餐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丰盛，吃得好，吃得巧，吃出健康，吃出情调，吃出文化，已成为全民共识。加上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互动，美食爱好者也层出不穷，斗奇争艳，各领风骚，餐饮这一块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庚子流年不利，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爆发，也迫使中国社会多个环节停摆，但在有效防控的前提下，最先复苏的就是餐饮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势，人们对美食的热情持续高涨，对美食图书的研读兴趣及写作欲望也水涨船高，体验与抒怀，独酌与分享，无不体现了对辛勤劳动的犒赏，无不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感恩与向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雅集穿越而至的现实版，似乎构成了美好时代的世俗化特征。

张伟兄是我的同学，上海图书馆研究员，文史专家，几十年如一日，焚膏继晷、心无旁骛地做学问，一箪食，一瓢饮，乐在其中。他视野宽广，敏于思考，积累丰厚，在上海近代史研究领域建树颇多。从他惠赐的大作来看，研究课题涉及土山湾、小校场年画、月份牌、上海电影史、上海唱片史、上海新闻史、上海市民生活史等等，说他著作等身决非虚饰。近年来他又对上海饮食生活这一课题发生兴趣，指导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文献整理，今年他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收录了两本与上海咖啡历史有关的图书，由浸淫近代文献研究多年的孙莺小姐选编，发行后大受欢迎，被誉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上海街头的咖啡从此更加香浓。此次他又以“海上食事”为主题，仍命孙莺小姐负责编选，从卷帙浩繁的文档中爬梳剔抉，抹去历史的浮尘，整理出数十万字的美食美文，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私人化书写，不经意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真实见证，恂恂学者的砚边墨余，读来更觉趣味盎然。诚如钟先生所言：“从杯匕之间窥见一点前辈文人的风度和气质，而糟鱼与茵陈酒的味道实在还在其次”。对于今天热衷于美食写作的人们而言，前辈作家的文字，经过陈酿琼浆的浸润，至今仍散发着缕缕芳香，读进去便可猜想他们宿醉初醒时的憨态。

那么这本《海上食事》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历史信息和文化滋养呢？

首先，它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烟雾缭绕、热气蒸腾、车马辐辏、市声沸腾的街市图景。上海开埠前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进入，西方文化也随之浸染这个东南大都会，而食事又最能以味觉刺激让市民感知，并当作一种风尚来领受。开埠不久，太平天国战事席卷中国南方，上海境内又突发小刀会起义，周边省份的小生产者和农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形成上海第一波移民大潮。战争与移民的不期而至，直接反映在食事上，就是引进了许多外省风味。接下来，甲午战争爆发以及清王朝覆灭、民国肇始，外国资本与异质文明加快了对上海的渗透，中国的民族资本也开始觉醒并崛起，上海诞生了最早的实业家和买办，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魔都似乎能提供比人们的想象还要宽广的生存空间，于是一波更壮阔的移民大潮汹涌而至，其中不少人也选择了餐饮业，外省风味——包括西餐——的大规模进入，遂使上海成为美食大观园。抗日战争期间，江南诸省的民众再次进入上海租界躲避兵燹，客观上也促进了孤岛的畸型繁荣。

必须说明的是，移民潮引发上海风味美食的“物种多样性”并不是主动的、有预案的，而是被动的，是外来移民出于生存需要，选择了这一门槛很低的业态，又因为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及商贸酬酢的需要，出现了庞大的市场客体，最终互为作用地形成了风味美食百花争艳的格局。

“上海来谋生的人，既然有满溢之患，那些贫民贩夫，岂有不谋一个容易谋生而有持久性的职业干，挑着担，摆个摊，卖些小吃或点心之类，这是最好的一条出路。”（钱一燕《吃在上海》）灯红酒绿的浮华背后，有衣衫褴褛，也有血泪斑斑。

其次，我们还可以借助前辈作家的客观记述，梳理各省地方风味在上海登陆及发展的线索，为今天的餐饮市场溯根探源。

风味美食的此消彼长，折射出商业竞争的激烈，也可一窥执业者的经营理念与操作水平。上海是一座中西方文化发生激烈冲撞与高度融合的大都会，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时尚高地，由是便成为餐饮界数代名厨大师一展技艺的大舞台。“自互市后，日臻繁盛，而新新楼启焉。饮食之人，争尝金陵风味，车马盈门，簪缨满座，盖二十年如一日也。”读到这样的文字，眼前仿佛呈现《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热闹场景，官吏、商贾、文士、厨子、酒保、醉翁、娇娘、车夫、露天通事、跑街先生、肩挑手提的小贩……一一从我们面前走过。

这几年本帮菜似乎满血复活，有些老字号创始于清光绪年间，看上去资格很老，有人推而论之，以为本帮菜也应该与鲁、苏、闽菜一样悠久，但若翻遍这本《海上食事》，也只有一二处提到“本帮”，成文时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也再次证明唐振常先生所言，“上海饮食之可贵，首要一条，即在于帮派众多，菜系比较齐全，全国菜系之较著名者，昔日集中于上海。所谓本帮，在上海从创立到发展，是晚之又晚的事。”

本帮菜虽然“晚之又晚”，根系在浦东的本帮厨师倒不必妄自菲薄，放眼今天餐饮江湖，本帮馆子至少有四五百家，菜谱也日益庞杂，将不少原属苏帮、徽帮、川帮的名肴都兼容并包，收为己有，这又印证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称本帮菜是海派文化的结晶，应该不会有异议。

郁达夫、严独鹤、丰子恺、黎明晖、赵景深、胡山源、苏青、范烟桥、周瘦鹃、郑逸梅、周劭、许钦文、陈诒先、徐碧波、顾佛影、海上漱石生、天虚我生等前辈作家的这类文章写得相当放松，个人修养、性情都能在文字中得以体现，对故乡的感情以及口味偏好也一一展露无遗，更因为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社会底层的民众持同情态度，便能看得比较深、比较透，对旧社会的不公也能发出正义的呼声，加之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市井气息，当为后人研究上海市民生态的极佳文本。

比如许钦文在1947年写的《食在上海》：“提到上海的饮食，我总要联想到亡友元庆。当初他在报馆里工作，寓在一间放楼梯的暗室里。我在浦镇教书，暑假和他同寓。我们知道炒虾仁在上海很普通，可口，并不很贵，香粳米饭也不错。可是我们的收入不足以语此。每到傍晚，我踱到平望街去等他，看他从高大的洋房里出来，一道回到矮小的暗室里。我们没有包饭，每餐临时解决。照例经过许多菜馆都不回顾，连面店也不敢进去，总是在粥店里共进晚餐，吃粥的地方大概在低低的楼上，一进去就觉得热烘烘。等到吞下两盌稀饭赶快出来，衣服贴住皮肉，总是做了搭毛小鸡。后来他在立达学园教书，我已出了好几本书，我们都已为有些人所熟识。我从北平南回，一同被请吃饭，炒虾仁可以大嚼了。记得有一次，在北四川路的闽菜馆里，二十四元的一桌菜。全鸡全鸭，还有整只的烤乳猪，吃得亦醉亦饱。我和元庆都有些负担，下一餐，仍然只买几个烧饼一边吃一边走，一道走到江边去。住在上海的人大概忽忙，招待客人总只一餐，我们常常在这样的情境中。”

许钦文是鲁迅先生的同乡，自认是先生的“私淑弟子”，以小说创作登上文坛，受到鲁迅的扶助与指导，他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就是由鲁迅选校并资助出版的。所以他的眼睛是朝下的，在作品中也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去夏在旅馆里，妻见到两个茶房在品吃一个腌鸭蛋配一餐饭，觉得奇怪。虽然这也是战后生活困难的一种现象。可是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像四川的轿夫，所谓饭菜，只是在辣酱碟子里润一润筷头罢了。”

这样的美食文章已经超乎对食物的单纯品鉴，而上升为对社会的观察与分析了。美食文章重在散发温热的人情味，许钦文的文章继承了鲁迅的精神风骨，应该成为一个不可缺席的重要声部。

《海上食事》的另一部分谈及上海的风俗和物产，无论弄堂饭店还是小菜场，无论饮冰室还是夜壶肉，无论云片糕还是高桥松饼，无论豆酥糖还是黄泥墙水蜜桃，一物一议，一味一品，生动活泼，饶有情趣，不失为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宝贵资料。

今天，似乎谁都可以写美食文章，事实上每天都会涌现成千上万的写手，一出手便令人刮目相视者也不少。与餐饮业一样，写作的门槛也是相当低的，放在今天文化繁荣的大背景来考察，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我也发现有些写手比较浮躁，博眼球、涨粉丝的欲望十分强烈，读书不多，积累不厚，美食体验也不足，却惯于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取资源，有时就不顾脸面地做一个文抄公，居然也能在网络世界赢得一片叫好，这实在叫人哑然失笑。所谓“洗稿”绝对是一种恶习，也是有悖法律精神的。所以我在此推介这本《海上食事》，也希望更多的美食写手能静下心来读读前辈作家的美食文章，学一学写作的技巧，更要学一学他们深入社会的观察能力，还有自身的修为。

张伟兄嘱我为此书作序，深感荣幸之余也感到责任所在，便以美食写作者的身份谈点读后感，但愿能引起读者朋友的共鸣。

本文为沈嘉禄先生应张伟先生之邀，给《海上食事》写的序。他们是四十年的同窗好友。令人遗憾的是，张伟先生未及看到此书出版，已于2023年1月11日凌晨因病去世，年仅67岁。张伟先生曾给我们写过关于小校场年画、月份牌、上海老电影、老住宅和前辈文人的大量文章。他的遽然离世，不仅让亲友们难以接受，也是海派文化研究的重大损失。

——编 者

明明如月

张 婕

我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妈生了个新孩子。

那一年她36岁，这孩子说是她搏命换来的也不为过。

她把生育过程中种种惊险当作传奇讲给我们听：失血过多在产床上昏过去，做了超级绚丽的梦，梦见自己在万花筒一样的世界里，大大小小五彩斑斓的色块排着队过一个窄窄的门，过去一个就听见“嗒”一声，她也排着队，慢慢跟着色块往前走，但很奇怪，总也排不到。她说：“我听见嗒、嗒、嗒一声一声响起来，心里大概知道过了那扇门就回不去了，但是非常平静，既不期待，也不烦躁，就是排着队，等着轮到我。”

她抓着我的手，说“嗒”的时候就捏我一下。

我问：“然后呢？”

她说：“然后我就醒了。”

“哦。”

我话很少，初中生都很酷的。

过了半年，她刚复工，教师节放假了（我妈是小学老师），学校领导不知何故，一反往日的悭吝抠门，友情赞助有孩子的教职工亲子活动一天：红枫湖一日游。早上出发，乘坐大巴到景区，坐船游湖一周，游览对岸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区，再大巴返回。自愿报名，不强制，如果不去，就在家享受休假。

妈是不愿意去的，她还在哺乳期，正是和孩子难舍难分的阶段，如果出门，要携带吸奶器啊垫巾啊乱七八糟一堆东西，时刻预防涨奶带来的尴尬，走着走着就得找个避人的地方吸一吸。领导们虽然一反往日的悭吝抠门，也没有反得太多，只包玩，不管饭，我们要自带一顿中午饭船上吃，晚饭在回来的路上找地方聚餐，大家AA。这福利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吸引力。

但是她再三斟酌，反复思量，眼看我越来越酷，一天说不满三个字，即将自闭，再考虑到虽然新孩子是孩子，旧的这一个也是亲生的，感情还是要联系一下，就克服了诸多不便，毅然报名要带我去了。

我虽然很酷，面无表情，内心还是颇雀跃，前一晚甚至有些失眠。

早上起床我略有拖延，挨了两梳子。梳子敲在我背脊骨上，发出“空空”的响声：“我是为了谁才去的，你起不来就继续睡好啦，大家方便。”

大巴车程三小时，堵车半小时，也许是路途颠簸，也许是太早出发都没吃早饭，大家吐得此起彼伏。

我把舌尖卷起来压在齿下，闭着眼睛死死忍住也想吐的冲动，试图维持一个体面的形象，不防前排毛老师的女儿把头伸出窗外狂吐，司机一个加速，呕吐物乘风倒灌进来，落了我一头一脸。

我黄胆水都吐出来。

就是说前排在吐后排要把车窗关上。

观光船是条小船，舱里正好放得下两桌麻将，甲板能站下十来个小孩。老师们都在船舱打麻将，小孩自行观赏湖面风光。

我一边擦头发，一边听他们搓麻将，马达响得很，他们于是搓得愈发大声。甲板上铺着绿色的塑料毡，年长日久边缘烂了剥落出牵丝挂缕的碎屑，有些还绿着，有些灰黑了。

“简直不知道普天之下我们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地方来。”

船驶到湖中央，风把水面吹皱，也吹走了一点我身上呕吐物的味道，远处青山夹岸，近处水波碧绿，我凭栏望着折射阳光的粼粼湖面，心里稍微松快了些，忽见湖面上飘过一只书包，众人喊起来，舱里刚还在搓麻的徐老师一个箭步冲到我身边，对着书包“哎呀”一声，说“那是徐影的书包啊”，就瘫坐在甲板上，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后边一个声音怯怯说：妈我在这里，我没掉进去。

徐老师拿手撑着身体站起来，徐影跑上来，被她一巴掌打个趔趄。

徐老师一巴掌一巴掌扇徐影：“我问你，你在这里你的书包楞个会到湖里头去？它楞个下去的？它会飞啊？你讲啊，你说它是楞个下去的？”

徐影被她妈一巴掌扇个倒仰，拎着衣领扯回来，再拽着肩膀摇两下，又一巴掌扇个倒仰。莫说哭，哼都不敢哼出一声。

其他老师一拥而上，把她们拉开，劝徐老师说，算了算了。

我呆呆看着徐影，她呆呆看着我，我过去拉她，她握住我的手，突然使劲用指甲掐我，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挣开。

我说，你给我掐紫了。

她含起一包眼泪，笑了一下，吹爆了一个鼻涕泡泡。

妈喊我吃中午饭，自己带的凉拌米皮，米皮经过一早上的车船洗礼，成功僵死在饭盒里，被拌不转的酱油醋辣椒油染得一块块斑驳，一口咸一口淡，一口硬一口软，我吞不下去，又挨了两筷子。妈说：“不吃滚出去。”

徐影的中午饭丢在湖里了，她也没饭吃，我和她两个坐在甲板上，各人把脸扭朝一边，她把我手掐紫了，我不想理她，她大概也不想理我，但我当时不懂那是为什么。

有老师拿了两个茶鸡蛋过来，我剥来吃了，徐影没吃，她先攥着，然后远远地扔进湖里，轻轻说：“呸。”

按照行程安排，我们需要在溶洞区游览两小时，主要观赏被地下水天长日久滴水石穿腐蚀成了各种各样形态的钟乳石群，人们开凿溶洞，修建道路和阶梯，牵来灯光，披上布帛，把这些水蚀岩打扮得更加神秘，牵强附会地给它们起各种名字：一线天、神女峰、湘妃洒泪、挽弓射月。我们在黑黢黢冷飕飕湿浸浸的溶洞里爬高下低，跟着导游小姐的话努力辨认：“大家看，这里像不像对镜梳妆的少女？大家再看这里，像不像对月吹箫的美人？”我努力看了，看不出来，但也跟着众人胡乱说：“像，真像！”杨老师的胖墩儿子挺胸凸肚说：“大自然造物可真是鬼斧神工啊！”

但走了还没一半，这种互动就动不起来了，我们走不动了。又黑，又冷，又滑，灯光红绿蓝紫，打在嶙峋骨瘦的石头上看着更加鬼气森森，台阶高高低低，隧道弯弯长长，根本看不见尽头。小一点的孩子吵着要回去，几个穿高跟鞋的女老师也顶不住了，导游小姐笑眯眯：“回去是可以的，导游费不退哦。”总务组长毛老师一听，勒令大家必须走完，因为请的是A级导游，导游费高达500元，不能浪费。我们像部队拉练一样走完最后8公里，再没有人愿意去看岩石像不像美人了，我们沉默，疲惫，紧闭双唇尽量迅速移动，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导游小姐敬业地对着我们的背影滔滔不绝解说，像一个到点就自动播放的语音机器人，我私心认为，不愧是A级。杨胖墩由于自重较大，可能也缺乏锻炼，到后面甚至吸着鼻子哭了，两个孩子拉着手绕着他转来转去：“大自然造物可真是鬼斧神工啊！怎么样？现在鬼不鬼斧？神不神工？”

晚饭定在六广吃鸡火锅，我感到转了一天，这是唯一值得期待的事。眼看鸡火锅在望，后排的李老师突然一个鲤鱼打挺，大喊一声：“我要死了！”大哭大叫起来。一车人都慌了，也有几个经验老到的，说她就是这样，这是发作了，上次一起去六盘水那个龙宫也是，要死要活的（现在回想我认为可能是幽闭恐惧症）。但是人都这样了，也不能不管，就让司机掉转车头去附近医院了。

李老师较为年轻漂亮，因为长得像《西游记》里演天竺公主的李玲玉，我们就这么悄悄叫她。她女儿还小，才五六岁，绑得满头彩辫，小红皮鞋花边袜。李玲玉被两个老师拉着拖下车来，披头散发，目光直勾勾的，腰肢好像抻长了一样，上半身甩来甩去，一边问女儿：“幺儿啊，幺儿妈妈要死了你难过吗？你怎么都不哭？妈妈死了你哭不哭？”

她女儿被另外两个老师拉着手跟在后面，脸煞白，一声不吭。

李老师被按在门诊病床上打了一针，开始输点滴，慢慢平静下来，睡着了。她女儿看着她，张开嘴巴，五官皱在一起，无声哭了起来。她吸了四五次气，每一次脸都更皱一点，才终于哭出了声音，哑着嗓子啊啊两声，轻轻喊：“妈，妈妈。”

我愣愣看着这场面，心里升起来一个想法：原来妈给我说她生孩子的事，是希望看我哭的啊。

回程大巴上很安静，没人愿意讲话。月正当空，追着车跑，一下躲到云里，一下跑出来，车里的光线忽明忽暗，映着人们各怀心事的脸。杨胖墩睡着了，徐影脸紫嘴白，我猜是饿的。李老师和女儿还在医院里，通知了她的丈夫去陪她。我举着外套遮着我妈用挤奶器，手软了衣服往下掉她就踢我一脚。鸡火锅没吃上，每个人都又累，又饿，又不高兴。到底这一整天，我们是在干什么？

我只是个很酷的初中生，我那时候还不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抱着好的目的和愿望，事情就会有好的结果。我不懂校长为什么不来参加活动？妈为什么觉得她勉强自己我就应该高兴？拳拳爱女之心的徐老师为什么这么爱打麻将？徐影为什么掐我？为什么必须走完溶洞？人快要死的时候为什么只关心小孩哭不哭？

我那时也不曾想到，这一生可能就是这样了：不需要享福的人制定规则让人们享福；人扭曲自己为别人付出，同时又觉得不值得；如果在寻欢作乐的过程中丢掉了重要的东西，那反正不是我的错；暴力通常不会被报复，却会转移；来都来了，互相折磨呀；以及，感情真不真不重要，反正形式要做到。

一千八百多年前有个大诗人说：“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我在疾驰的大巴里，想起来这一句诗，觉得忧伤从肺腑里升起来，一直升到今天——什么都没有变，无论是天上的明月，还是地上人类的隔阂与忧伤。

我那时还不懂，我的忧伤和他的忧伤其实不同，他是自己不享福让别人享福的那种人，他的忧伤是自由的，我的不是。

也不是没有好时候了——江上清风吹过来的时候，周老师女儿把Walkman借给我听Beyond乐队的时候，到家了在家门口吃烧烤的时候。

这一生所有的甜蜜拿来抵消忧伤好不好啊？

不够，不够，不够的。

肉丝炒年糕（国画） 邵仄炯

笔会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